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通訊****South China Research Station Newsletter****華南研究資料中心成立**

在東京大學濱下武志教授的推動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香港華南地域社會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在鄉商人、研究計劃和廣州中山大學正史系明清經濟史研究室室合作設文、“華南研究資料中心”，旨在為從事華南研究的學者提供資源共享的條件，吸引更多學者事該項研究，推動香港、內地與海外同行交的交流與合作。

中心目前已廣州中山大學歷史設文資料收藏和閱覽室，香港地區的資料收藏和閱覽室正由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在鄉商人、研究計劃積極籌備中。中心以我們多年來數集的資料為基礎，搜集、整理，出版華南地域研究的文獻、口述資料、調查報告、照片及錄音錄像等材料，并期望目前正在華南地從事田野調查和文獻收集工作的海內外同行，向本中提供其

所搜得資料的副，本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搜購各類古舊圖書。中心收集的所有資料，將以複制形式保存於香港、廣州兩地的資料收藏和閱覽室。中心將有計劃地選擇各類民間文獻整理出版；為從事華南研究的學者提供閱覽、諮詢服務；在得到資料捐贈者許可的前提下，向研究者提供所需資料的複制件；并定期以《中心通訊》形式通報資料集情況，本期所介紹的幾種文獻，就是本中心最近收集到的資料。

中心成立後，原由香港華南地域社會研究會出版的《華南研究》(年刊)，擬改為半年刊，由中心負擔編編輯出版。中心目前正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獻中心合作，編輯出版地方文獻，近期將出版的資料集《有乾泰隆契文書()汕地區土地契約文書》《東莞張聲和堂家族文書》、《南海黃慎遠堂商業文書》等。

漫論華南研究和資料**中心的設立**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濱下武志

近年來，華南地域史的研究不單止越來越受重視，其研究成果亦日益豐碩。究竟華地域所指的是一個怎樣的範圍我認為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考察。最狹義的解釋就是指以廣東和廣西兩省為中心的地域，或所謂嶺南的地域。其次，假如從與華中地域和西南地域比較的角度來看，華南地域也許可以包括福建、廣東以至廣西、海南、湖南等省。更多人認為華南地域是指福建廣東和海南等東南沿海的省份。這一觀點是建基於在歷史下，華南沿海各省是透過活躍的貿易活動而成為財富累積的中心。

假如我們再進一步的構思的話，也許它並不止於中國的華南地域，而是包括了香港、台灣和星加坡等華人僑居地。從歷史的視角來看，通過頻繁的移民和貿易活動，華南地域（尤其是沿海的地方）和以東南亞為主的地區，連結成一個大的活動圈和移民圈。

地域研究的對象不一定是一個固定的地理範圍，它可以是從問題觀點引申出來的空間。因此地域研究的範

圍是因應觀點而伸縮。從而，地域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單獨或同時由驗證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包含廣泛的地域為論題的政治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以至從長期的歷史學的方法來進行。

無論範圍的廣狹，地域構成的因素是多元的。宗族和鄉黨、市場和商業網絡，甚至廣大範圍間的貿易和國家與國際關係等，都是我們要充分地注意的因素。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的設立，不單止是收集資料，更重要的是同時擔負著整理、編輯和出版資料的任務。我希望透過這個中心，可以進步促成建立一個中外研究機構之間廣泛的研究交流的網絡。

資料介紹

《削牘瑣記》二卷，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刊於桂林。作者朱文煒，番禺，生平待考。卷首自序曰：“余游幕西粵，凡三十余年，君臬幕者二十年……閑居桂嶺，追憶前塵，及取幕中治牘之事，平日聞外舅徐子遠師及身所親歷，可以辨其是非得失者，綜述大略，分為二卷，名曰《削牘瑣記》”。從本書可以了解清末地方司法之實際運作情形。

What do anthropologists have to do with documents?

by

Helen F. Siu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Working in a discipline built up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non-literate societies and oral traditions, anthropologists may find the us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uperfluous. For historians whose preoccupation has been the careful scrutiny of fragments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months spent in the field may seem equally odd. Nonetheless, a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mixed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and historians in the South China project started ten years ago. We shared a dissatisfaction with conventional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cherished an intellectual curiosity to go beyond them.

I remember the times in the mid 1980s, when Liu Zhiwei, Hen Chancing, Lo Yixing, David Faure, and myself spent much time walking the field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t times, Liu Zhiwei would urge me to move on, when I seemed too absorbed in conversations with old villagers about local rituals and customs. His reasons were obvious: We already found the stone stele concerning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event; it was all clearly carved in stone! I had, however, insiste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s by the villagers of the stone stele were as interesting as the words themselves.

At times when we dug into local archives, there were pleasant surprises. On one such occasion, I came upon a country gazetteer of Xiangshan. In the section on “virtuous women,” local literati seemed so impressed with women who hurried back to their dying husband’s bedside that they praised these worthy acts in the most Confucian terms. I remember the look on Chen Chunsheng’s face, when I asked him: “Where could these women have been before rushing ‘home’?” If staying away from their husbands after marriage was the norm taken for granted by both local men and women, what would this tell us ab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hips? Was there another level of cultural meeting which informed local behavior but was braided into elaborate Confucian language and documentation? How should we determine what was left unsaid was important as what was carved in stone or established in print?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se questions is that both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explorations can be enriched by a critical “reading” of textual resources we manage to collect and contextualize. Our sharpened sensitivities allow us to appreciate nuances in local cultural meaning woven into formal written records, standardized rituals, and the reminiscence of villagers. A multi-centered approach to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problematizes the usual analytical dichotomies, such as that between central political and local society, popular and elite cultures, the literate and the oral traditions.

These concerns, developed during our early explorations in the archives and in the field, open up new avenu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and point to an ever expanding repertoire of analytical issues with regard to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in South China.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documents” our initial

collective effort. expressing shared intellectual concerns as much as our diverse range of substantive interests. I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our “ re-reading” of the buluojia, I add my sincere wish that this Station will point to a long term bonding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從一封信談起

科大衛

多年前，在香港的舊書店購了幾封信。其中有下面的一封。從信封上郵戳來看，是在 1945 年初從廣州寄出：

梁著卿鑒啟者：舊歷十一月廿壹由鄉往省，適值天氣寒凍，檢點衣服來穿。所有由港帶上省衣服，在蘆排巷樂善一概被人偷清。此次並不是外人來偷，在本宅失。請講二奶知，又講先生知之。并晚造鄉間禾割得十籬左右；除禾革穀，米飯實得五六籬。未知佐元在鋪，有職業受否。又未知循服否。目下情況，請覆信知之，以免掛也。欲在鄉與佐元接年生，有合商在省袖襯麗蓉明年正月亦出省住，又講二奶知。十八身體強健，無用掛心。十八叫二奶做衣服，做的長衫短衫上

省；又叫吉堂夫人，明年加多應堯一個蘇蝦仔，應全一個蘇蝦，要拜。斗餘不盡意。

順問

近佳

再啟者：在港如有爛眼鏡影得火，寄上來；因上便火池太貴。若無，買影火鏡一件。又，爛鞋底要留番寄上。

妻 麥氏字

甲十一月廿五日

十一月十一到

家書最能表達心態。梁先生在香港，太太給他寫信，裏面談到家人的

情況，都是很平常。我特別注意到的，是最後的一段。我在香港新界訪問

時，聽老人家說過，以前生火，是用兩塊石頭相碰把火打出來的。我問過的人，都不會做了。他們年青的時候，已經用只柴火，只有聽前人說過。

我們唸中國經濟史，也知道火柴廠是二零年代和三零年代主要的工業。不過，很可能在的二次大戰的時候，工業品不容易買到。看來到了四零年，代沒有火柴的時候，也不再用打火的方法。這一段話，在我看來，

說了出一個生活上的演變。

這封信裏面有一件事情，我有興趣，但看不懂的。不曉得這位吉堂夫人是誰，怎樣加「一個蘇蝦仔，一個蘇蝦女，要來拜斗」，不知道其他讀者有沒有意見。

作為社會史的材料，家書太寶貴了。我希望收集社會史材料的時候，也把這些材料收進去。

介紹『許舒博士所藏商業及土地契約』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蔡志祥

許舒博士(Dr. James Hayes)不單是香港有名的社會史學家，而且是有數的史料收集和收藏家。他所搜羅的地方文獻大部份存放在史丹福大學的胡氂圖書館。香港大學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也有一部份。自一九八前年，許舒博士前後交付四批獻給我統籌編輯。這批資料我們初步分別定名為《乾泰隆文書》、《東莞張聲和堂家族文書》、《順德馬寧鄉土地文書》和《南海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一九九四年初我們得到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承諾，出版這批文獻。除了《順德馬寧鄉文書》，因為數量較少，

未能獨立成書外，其餘各種與 1988 年出版，由黃永豪所編，收在該所東洋學文獻中心第五十四輯的《廣東宗族契據彙錄》上、下冊，共同構成『許舒博士所藏商業及土地契約文書』系列。《乾泰隆文書》分土地契約和商業文書兩卷，由蔡志祥負責編輯。土地契約將在九五年底出版，而商業文書則計劃在九七年年年底出版。《東莞張聲和堂家族文書》由劉志偉負責編輯，計劃在九六年中出版。《南海黃慎遠堂商業文書》由馬木池負責編輯，計劃在九七年初出版。每一個文書單元除了包括序言和編輯凡例外，

資料介紹

《心遠小樹文集》三卷，附《詩集》二卷。光緒丁酉（十一年，1985 年）刊本。作者梁松年，字夢軒，番禺人。生於乾隆末年（約 1791 年以前），卒於咸丰同治年間（約 1865 年以前）。曾課讀於學海堂，然終生不第。除本書外，還有《夢軒隨筆》二十卷、《心遠論余》一百四十三卷等著述。本書收錄了作者所寫的論、贊、考辨、書、策對、文、記碑、說、銘、傳、表、跋、雜誌、題辭、行述、序等文章及詩詞。其中有一些比較有價值的資料，如《兵不可一日忘論》一文除反映出鴉片戰爭前後廣東下層紳矜的動向外，還涉及到當時廣州貿易的一些情況。其他如《代周近庵重修濂溪先生詞碑記》、《為胡鏡泉重修龍眼洞文佛廟記》、《為周夢石石岡墟記路碑記》、《士華重修大廟碑》、《重修南約沙浦洪聖廟記》、《梁厚本堂義地序》等，皆為華南地域社會文化研究之有興趣的資料。

編者還需要撰寫兩篇解說文稿介紹與

各該文書有關的背景，以及分析文獻的內容。同時附加一篇由對該類文獻素有研究的學者的解說。文獻的輸入電腦和排版工作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擔當。文獻和相關史料如族譜等的複印本會存放在中心，以供研究者參考。至於《順德馬寧鄉文書》由譚棣華負責，將在『華南研究』出版。

由蔡志祥負責編輯的《乾泰隆文書》大概可以分為商業契據和土地契據兩種。乾泰隆是在香港開埠不久，即開始在上環文咸西街開業，主要經

營穀、米務和錢業生意的南北行店鋪。這批史料的商業部份包括了一些乾隆在香港的店鋪的收支及借貸賬簿，匯款家鄉的往來信票，繳交香港政府的差餉稅單，買賣提貨單據和社團會費收據等。後者主要是乾泰隆陳氏自道光四年(1824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在他們的家鄉廣東省潮州府澄海縣隆都(民國前屬饒平縣治)及其附近地方所典入或買進的田土地契據。《乾泰隆文書(一)潮汕地區土地契約文書》包括以下的內容：

- 一。 前言
- 二。 許博士序言
- 三。 凡例
- 四。 圖片
- 五。 乾泰隆文書(一)：潮汕地區土地契約文書
 - I。 官方文契類

- 1。 契尾類 (DT)
 - 2。 斷賣契紙類 (OSD1-7)
 - 3。 換契證據 (DE1-2)
 - 4。 罰款證據 (PE1-2)
 - 5。 印信類 (印信 1-9)
 - II。 土地契約類 (L1-L150)
- 六。 解說
- I。 社區和宗族：饒平縣隆都前溪村陳氏
 - II。 從土地契約看鄉村社會關係
- 七。 圖
- 八。 表
- 九。 後記(濱下武志)

地方文獻是研究社會經濟史的不可缺少的資料。它不單止顯示了在鄉村社會的秩序下，土地擁有和鄉村社群的關係，而且，在鄉民的社會和文化脈絡下，顯示了鄉民世界與國家和大傳統的聯繫。然而，要把這些資料從民間中搜集出來並不容易。再者，這些資料大部份是分散地收藏在不同的個人或機關之中，對要利用這些資料來從事研究的學者來說，是非常的不便。因此，有系統的搜集、編輯和出版這些資料對研究者的幫助至大。我們希望透過本系列的出版和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的成立，在這方面微作貢獻，同時希望第二個系列能夠順利地進行。

華南地域研究會年度報告

1994-95

在一九九四年，華南會的幹事會由蔡寶瓊、廖迪生、張小軍、張惠珍四人組成，推行會務工作，後張惠珍往外國進修，由黃永豪代其位置。

在今年九月初華南會重新選舉，唯在會員大會上，各到會會員認為應重新深入考慮幹事會的組成，即場提議將幹事會成員員數目增至七名，使其更具有代表性。與會會員都同意在未來的一個月內，詳細研究幹事會的組成及運作方式。在新幹事會組成前，華南會的工作依然由舊有幹事會負責。

華南會在過去一年舉辦了一系列講座、田野工作室及研討會等活動，都是以華南研究會為主。活動大都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文大學歷史系及教育學院合辦。

本會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協辦了「南中國商人與華南社會」研討會。在九四至九五年年間先後舉辦了三次田野工作室：

(1)1994.8.11-17

地點：福建莆田及廣東潮州。

協辦：興化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2)1994.12.3-4

地點：寶安及東莞

協辦：中山大學歷史系

(3)1995.4.28-5.1

地點：梅州

協辦：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嘉應大學

工作室都是以日間考察，晚間討論的形式進行。參與者都同意這是認識地方社會非常直接的方法。

在十二月十日與香港亞洲學會/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合辦了一個地方歷史周年學術講座，目的是邀請年青學者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首次講座邀請了鍾寶賢及李培德主講有關香港及廣州的商業歷史。此外，本會亦單獨舉辦了八學術講座。

1994.9.25

題目：上海企業史：一個研究的分享

講者：陳計堯

1994.12.10

地方歷史周年學術講座

題目：政治投機：香港商人與廣州政府

講者：鍾寶賢

1995.3.2

題目：澳門

講者：施其樂

1995.3.4

國家內卷化(?)：199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農村政治經濟

講者：麥鴻輝

1995.3.11

題目: 越南的華人

講者: 芹澤知廣

1995.3.16

題目: 香港檔案及文獻

講者: 朱福強

1995.5.31

考察: 香港博物館

主持: 丘小金

1995.5.4

題目: 香港的華人精英

講者: 冼玉儀

1995.5.5

考察: 香港博物館

主持: 周興華

1995.7.15

題目: 粉嶺彭氏族領養的研究

講者: 陳國成

1995.8.19

題目: 清代江西袁州府客籍移民與土著的關係

講者: 鄭銳達

1995.9.2

題目: 香港戲曲考查的體會

講者: 梁森兒

南研究》第一集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反應不俗。我們現正計劃出版第二集，主題是「華南研究工作的個人經驗」，編委會透過邀稿形式徵集文章，但也歡迎自由投稿。

回顧過去七年，華南會在各方面都變化很大。我們相信在香港有興趣於華南地方社會研究的人不少。有需要華南會進一步去推展有關活動。

資料介紹

《靜觀齋文存》三卷，1927年刊，作者陳其壽，台山人，生平待考。卷一為《尺牘初階》，有多篇是在外洋給家人的尺牘范本。卷二《書牘》輯錄了作者的多份書信，其中多涉及到民國初年的種種社會現象。這裡摘引一段以見其趣。：

“羊城之祠宇書室變為旅店客棧，所由來者舊矣。然必得族人之同意，乃敢將詞投充。未有族人皆曰不可，而一二人違眾以舉事者也。然且應試之際，尤必取回以為莘莘學子之用，則建祠之意可知也，而祠之名為書屋亦可知也。今國體既變，祖祠亦當與時為變通。前此應試之士，無異今之留省讀書也。應試者優待如彼，而讀書者乃無地容足焉。揆之情理，詎可謂平。”（《復本族留省紳商學界諸君》）

卷三《雜著》為作者的其他文字，亦頗多有興趣的資料。

在本會編輯委員會的努力下，《華

與海內外研究者建立密切的聯繫，是我編輯《華南研究資中心通訊》的目的。希望收到我們編輯的各期《通訊》的朋友，請填妥本期所附表格，寄回以下其中一個地址：

中國,廣州

香港,九龍,清水灣

中山大學歷史系
部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
部

陳春聲 劉志偉

蔡志祥 廖迪生

Tel: (86-20)4186300-5290

Tel: (852)23587766;23587799

Fax: (86-20)418429173

Fax: (852)23581469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姓名(Name): _____先生/女士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_____
通信地址(Mailing Address): _____

電話(Phone): _____
傳真(Fax):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_____

回郵地址: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陳春聲先生收

Dr. Chen Chuns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ongshen University
Guangzhou, RPC

或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
蔡志祥先生收

Dr. Choi Chi-cheung
Division of Humanit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子郵箱 (E-mail): hmcchoi@usthk.ust.hk